



上官鼎真品全集

龙腾虎跃上

(台湾)上官鼎 著

说 明

现在摆在您面前的是台湾“超技击侠情派”的首选代表、被台湾武侠界誉为“侠圣”的上官鼎先生的真品全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系大陆惟一合法授权机构。

为推出此套全集，安徽文艺出版社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小组。编辑、制作历时两年。

授权之初，编辑小组有意把书稿投放全国数座城市的多家租书店内；同时，邀请全国武侠专业人士进行评估。

反馈信息令人振奋。就投放的数种而言，已成为各地租书店最抢手的读物；而专家对“首选”地位与“侠圣”称谓均无异议。

目前，图书盗版猖獗，盗版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它不仅扰乱了图书市场，使作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国家蒙受损失，也败坏了读者的口味。

在此，我们郑重声明，一经发现盗版，必将严肃查处；同时，也希望热爱武侠、珍视图书的读者诸君，一旦发现，踊跃举报，使盗版者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以净化我们的文化市场。

举报电话：(0551)2657497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代侠圣 力能扛鼎

《上官鼎真品全集》总序

几年前，在一次武侠小说学术研讨会上，国外一位汉学家曾问我，作为台湾“超技击侠情派”的首选代表，有“侠圣”之谓的上官鼎的作品，为何不见刊行于中国大陆？

随后，我看到了由台湾《联合报》主笔、武侠小说评论巨擘叶洪生先生主编的“台湾九大门派代表作”（由江苏文艺社与台湾万盛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独不见上官鼎的“圣踪”，心中确实纳罕。待看了序言方悉，叶先生本来编就的是十大门派，有上官鼎的代表作《沉沙谷》，因版权转让未果，才留下残缺的九大门派。

现在好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上官鼎真品全集》。这一“侠坛”盛事，无疑会给痴迷武侠的朋友带来惊喜和欢乐。

上官鼎其独特奇异之处，犹如某种深湛精纯的内功，略一接触便劲风袭体，不由不沉浸其中，时空皆失。这诡异而难以抗拒的魅力，至少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继承传统，新派先河。上官鼎融合了“北派五大家”的精髓，把玄妙心法、人世沧桑、奇功秘艺、儿女私情和设置悬念，不露痕迹的熔于一炉，成为集前辈大成之第一人。同时，又力求创新，在情节安排、结构布局，尤其人性描写上颇具西方小说韵致，启迪了古龙、古如风等新派代表人物。新派独领风骚，上官鼎实为滥觞。

个性缤纷，人性异彩。上官鼎极善描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上至皇帝大臣，下到市井无赖，从大侠名宿到无名小卒，无不活灵活现。人物个性的鲜活丰满，来自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表现和人性深度的开掘。上官鼎总是在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中，用细腻

的笔触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微妙的情感,如愤怒、仇恨、悲哀、恐惧、爱恋、慷慨、侠义、傲慢、孤独、犹豫、同情等。从而避免了人物的类型化、平面化、漫画化。不少人物都是善恶并存,正邪难分,一半天使一半魔鬼,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深度人性的挖掘,展示出人类生命的异彩。在人物塑造上,上官鼎与金庸堪称台湾“双璧”。

尤值一提的是,在诸多人物的心理情感中,上官鼎尤善描写情爱,对恋爱中的少女心理把握得准确细腻、真实生动,无论是公主的相思还是少女的暗恋,无论是思凡的道姑还是怀春的闺秀,无论是江湖侠女还是深闺千金,皆维妙维肖,她们的娇态、羞态、憨态、蛮态、媚态、柔态,无不令人怦然心动。上官鼎写儿女私情,已远远超过以写情立世的王度庐,纵台湾大家中也难有望其项背者。

结构宏阔,意境深邃。上官鼎在演绎自己的奇异故事时,从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单线发展,总是多线并举,立体推进,布局大气磅礴,构思严谨缜密。情节虽盘根错节,但条理分明,张弛有致。常常套中有套、计中有计、奇中有奇、巧中有巧、悬中有悬、疑中有疑,如波涛汹涌,绵绵推进,回环往复,终凝成惊涛拍岸,摄魂夺魄,令人窒息。在情节结构上,上官鼎的才华实与梁羽生难分伯仲,堪与世界上最优秀的畅销小说相媲美。

同时沉浸作品,你总能感到一种智性的深邃。在英雄世界的描绘中,读者时时体会出作家对生命、个体、社会、宇宙的感悟和幽思。时而苍凉悲怆,时而沉静超然。在人生况味和社会底蕴的表现上,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

《文心雕龙》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相信“晓声”、“识器”之士必会在上官鼎作品中获得巨大的美感享受。

通俗文学博士 赵 玺

1998年11月

内 容 提 要

名震武林的无相神僧悄然圆寂，身怀绝技的少侠柳瑜赫然出世！

为赴师父二十年前的剑约，柳瑜毅然踏上天山之路。少年初入江湖便遇无数凶险：戈壁古城危机四伏，北海神女诡秘莫测，深涧绿蟒如恶梦缠绕，通灵巨鹤似灾难降临……少年侠客师出名门，又得凤凰秘笈，识乾坤剑法，流星宝剑铲邪魔、除巨寇、解恩怨、复太平。

然而，巨恶易剪，情丝难断，端的是剪不断，理还乱。有道是最难消受美人思，数不清的江湖侠女、千金闺秀所编织的旖旎情网，纵少年英雄又怎能闯破？纵风华正茂又怎能遍洒甘露、同亲芳泽？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初次出道	(2)
第 二 章 赶赴天山	(25)
第 三 章 天山践约	(49)
第 四 章 受命孤城	(74)
第 五 章 孤城奇遇	(99)
第 六 章 出战“银蛇帮”	(124)
第 七 章 泰山遭遇	(148)
第 八 章 “银蛇剑客”	(173)
第 九 章 “百日之毒”	(197)
第 十 章 三女斗文光	(219)
第十一章 众奔北海	(244)
第十二章 北海较量	(268)

第十三章	激战神女	(283)
第十四章	雪芝解毒	(317)
第十五章	黄山相会	(340)
第十六章	制伏巨蟒	(363)
第十七章	跃上哀牢山	(386)
第十八章	勇闯十三关	(409)
第十九章	飞龙城中	(432)
第二十章	路见不平	(455)
第二十一章	剑池恩仇	(478)
第二十二章	仇结飞鲸岛	(501)
第二十三章	蚂蚁肆虐	(524)
第二十四章	剪除巨恶	(548)

楔子

百余年前，中原武林，人才纷出，黑白两道纠纷迭起，杀伐争斗层出不穷，由于担心面临武林末日，人心惶惶！

谁知，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怪人，他性情怪异，沉默寡言，但武功奇高，从不妄动挑衅，但被逼急了，往往一招毙敌！

一招。不错！一招毙敌！

如此一来，黑白两道不得搁下彼此之间的仇怨，找此怪人！

那怪人只得继续亡命天涯……

有关那怪人之事迹，逐渐地传出来了。

据说，在新疆大戈壁中有片绿洲，其中有一古城，叫凤凰城。

城中人与世隔绝，那怪人因违犯法律，只得乘隙逃了出来。

据那怪人自称，其身手在凤凰城中，只不过是中等角色，根本算不了什么，他非常担心自己随时会毙命。

果然，事过不久，那人似流星般消逝了！

据说，他留下一幅进入凤凰城沙漠中水源的图，于是武林中，又为了那幅水源图掀起了一场争夺的波涛……

毕竟，人是好奇的！

然而，凤凰城的神秘能够揭开吗？

第一章 初次出道

已经三更了，初秋的萧瑟使西湖上已杳无游迹，只见远处一片水天无际和湖边三两点的渔火。

这时候却有一少年低着头在苏堤上徘徊着，好像心中思虑着一些问题。

此时，自苏堤南岸缓缓走来一中年和尚，慢慢地向那少年走近，那少年此时正停了下来，低头看着湖水，似乎并没觉察到有人走近。

那中年和尚走近那少年身后，低叫了一声：“柳师弟！”

那少年才似在沉思中突被惊醒一般，抬起头来，“啊”了一声道：“原来是师兄，有什么事吗？”说时面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忧虑。

那和尚叹了口气道：“这几天你神不守舍的到底有什么心事？师伯叫我找你呢。”

那少年反问道：“师兄，师父现在找我，你知道有什么事吗？”接着又问道：“师父这几天似乎有什么心事，但又不明说，师兄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和尚沉吟了一下，答道：“师伯找你去，想大概是要将详情告诉你，你去了也许就会知道了。”

说着两人就向苏堤南端走去。

片刻就到了净慈寺，转入寺后，两人进了一所幽静的小屋。

屋中云榻上坐着一位老僧，面色憔悴，双目微闭，好似正在养神，那少年走进屋后叫了师父，就跪拜下去。

那老僧微睁双目说道：“瑜儿，起来。”柳瑜站了起来，看着他师

父。

那老僧道：“瑜儿，明天起你就要启程出发到天山去，在那里为师尚有一件未了的心事等你去了，而且也必须你去了。”

他说到这里微微叹了一口气。

柳瑜迷惑地问道：“师父究竟什么事？”

那老僧似在回忆，将眼睛闭上，半晌睁开双眼叹道：“目送连天衰草，夜阑几处疏砧，往事如烟云，十九年弹指顷耳。”接着又叹了口气说出十九年前的往事：

“十九年前江湖上出了几个杰出的人物，就是金银双魔、天山三女及五岳朝元戴南星，这六人为江湖上之绝顶高手，但除此六人之外尚有一不知名的高僧，武功之高更是超过这六人，但没有人真正见过他的面目，所以江湖上称之为‘无相神僧’。这高僧行踪飘忽，无人知其居处，所以江湖中也无人知其来龙去脉。但由于他的名望太高，烦恼也跟着而来，江湖上六大高手到处打听他的行踪，准备和他一决胜负。到后来不知怎地，被天山三女打听出他的居处，找上门去，但他刚出外云游，天山三女就将他遗在房中的‘黑木令’带走，并约他八月十五到天山绝顶比剑。当无相神僧回来知道之后心中大惊。因为‘黑木令’是丐帮帮主信物，他偶然救了丐帮帮主石云，才获赠送。此令只有一面，就是帮主见了也须服从，倘若天山三女不慎遗失，或为歹人所得，以此令来驱使天下丐帮，则江湖上的风波将无法收拾了。于是无相神僧就依约赴会，而天山三女定要分了胜负才肯交还，无奈只得比剑。到后来天山三女用‘天河剑阵’将无相神僧困住，但也无法取胜，最后竟两败俱伤，双方均受了内伤。天山三女认为未定胜负坚持不交还‘黑木令’，并且与无相神僧定下了二十年剑约，约定二十年后由双方弟子来比斗，并答应不论胜负均交还‘黑木令’。此时，双方也自知性命无法再维持二十年了，就各自去自找传人，以备二十年剑约了。”

柳瑜接着问道：“那么师父就是无相神僧了？”

那老僧微微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话。

柳瑜接着又问道：“师父是要我去赴那二十年剑约吗？”

无相神僧说道：“并不完全是，不到必要时最好不要动干戈，我希望你能将这事化解，天山三女都是好名的，她们的弟子想来也难免好名，如将她们击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也许会跟她们结下更深的仇，我希望你能以坚忍来化解这事，我不希望为了一点小事使两家结仇。‘黑木令’得回之后送回丐帮帮主石云师叔，以免再有意外。”

柳瑜问道：“师父，为什么这么早去呢？不是离二十年剑约尚有一年多吗？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想留些时候侍奉你老人家。”

无相神僧只是微笑不答，接着闭上双目，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资质、心性都好，只是太儿女情长了，将来将受情累，以后出道江湖应以忍为先。”

接着老僧自榻下抽出一柄剑，交给柳瑜道：“这柄剑既不是干将莫邪，也不能斩金切玉，但却是你师父一生所用，这柄剑至今从未伤过人，希望你能好好保存，不要妄开杀戒。”

说完他将手一挥道：“你跟你悟性师兄去收拾东西走罢。”说完闭上了眼睛。

柳瑜接过宝剑，拜了四拜就跟着悟性走向门口，刚到门口又回头叫了声“师父”，眼中泪水已经流下。

无相神僧叹了口气睁开眼道：“你收拾好了东西再来一趟罢。”

柳瑜转过身来，就跟着悟性回到房中，心中郁结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想起十五年来受师父教导之恩，在自己记忆之中只有师父是自己的亲人，现在突然这么快就要分离，心中觉得非常难受，想着不由低下了头。

悟性叹了一口气道：“十五年前师伯来到这里，我只知道我师父的好友，元修大师，负了内伤来这里修养，想不到竟是江湖上传闻的‘无相神僧’，”说到这里想起无想神僧下午对他交待的话，不

由又叹了一口气，随着就帮柳瑜整理行装。

片刻行装整理就绪，两人又相伴到寺后小屋，进屋两人一惊，原来元修大师玉筋双垂，业已圆寂了。

柳瑜更是大出意外，呆在一旁，他心中忽然感到人的生命是如此渺茫，生与死也只是一线之隔，十五年师徒相处，情逾父子，片刻之间即已永诀，想到这里不由热泪满颊。

悟性虽知元修大师即将圆寂，但也想不到竟然会如此之快，不由闭目低念“阿弥陀佛”。好一会，他张目见柳瑜呆在一旁，两眼发直，似已经不住打击，情感均已麻木，心中一酸，不由劝道：

“师弟，师伯身受内伤，与其挣扎而活，不如超生极乐。师伯往日对你最是爱惜，如果你不能致哀以节，师伯他老人家虽超升极乐，也不能坦然于怀，而且师伯此举纯是希望你将来免去心中对他老人家的挂念。”

但说的时候眼泪也已充满了眼眶。

柳瑜听了只呆呆地望着天空，慢慢地将眼睛闭上，低着头缓缓地走向寺外走去，悟性望着他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双手合十缓缓地闭上眼睛，眼泪流满双颊。

柳瑜缓缓地走出寺门望着雷峰塔后的西湖，回忆起十五年前初至净慈寺时，师父带着自己住在后园的情景，那时自己才三四岁，一晃十五年过去，江山未变，人物全非，自己从稚童长大成人，而师父也日益衰老，而如今……

忽然“咣”地一声钟响打破了他的沉思，他看了看左右，原来天色已明，净慈寺中僧人已经开始做早课了。

他缓缓地走向寺中，悟性迎上来道：“柳师弟，师伯业已西归，这里事为兄当代为料理，你现在可以整装上路了。”

柳瑜听了一怔道：“师父刚去世我怎么能马上就走呢？”

悟性答道：“师伯遗命是要你早些上路，在江湖上长些见识再去天山，并且师伯圆寂也是希望你早日上路，对他不要挂念。”

其实悟性是希望柳瑜早些离开，以免他触景生情，而过分悲痛。

柳瑜无词以答，只好回到屋中，拿起包袱，至小屋向元修大师法体拜了三拜，默默地走出屋外，柳瑜向悟性拜道：“师兄，师父后事就托付你了，小弟因先师遗命不能久留，师兄大恩后日定将结草衔环。”

悟性道：“师弟不必客气，师伯后事为兄定将尽力办理，只是师弟今日出道江湖，一切均须保重，俗事未了不能远送，请就此别过。”说罢而退。

柳瑜转身寺门，回首望了一望净慈寺，长叹了一口气，转身奔往杭州。

初秋的早晨，杭州城中来了一个少年，背着一个包袱，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低着头缓缓地走着，他正是初出江湖的柳瑜，他在师父遗命之下而出道江湖，一面回想着往事，一面考虑着今后的去处。

走着走着柳瑜到了一家饭店门口，不由自主地进了饭店，坐在窗口的位子上，望着窗外，直到店小二过来问道：“客官，要什么？”

他才好似自梦中惊醒，心里实在不想吃什么，但已进来了又不好不要，就说道：“来一壶酒吧，随便什么酒都可以。”

店小二答应了一声就去了，但心里想道：今天早上怎么尽来些怪客人，一大清早就跑来喝酒。

柳瑜本来没想喝酒，但听说借酒可以消愁就要了些。

那饭店角落上坐着两个老头子，正在那里对喝着，一听柳瑜要酒不由抬头看了柳瑜一眼，两眼神光逼人，带有一股说不出的威严之感，看到柳瑜面带愁容，又丝毫看不出会武，就回头一面饮酒，一面低声说话。

一会儿，酒已送上，柳瑜斟了一杯尝了一下，不由皱了皱眉头，想道原来酒不是好喝的，又苦又辣，不知别人是怎么喝的，还有人

嗜酒如命，真是费解。

正在这时，门外进来一个大汉，浓眉大眼，豪迈之气现于脸上，走进店门四周望了望就向那两位老人走去，作了一个揖道：“家主人知二位贵客已到，特派在下前来相邀，今晚三更必请依时至岳坟一叙，尚请勿拒。”

那两个老者哼了一声，左边的一个答道：“依时定至，你去回复你主人罢。”说时面色甚是倨傲。

那汉子回身正要出门，只听外面一阵马蹄声，转眼间已到店门，马上跳下一少女，面罩寒霜，两道眼光看定那两个老者，向那汉子问道：“这两个老头就是龙蛇帮的两个堂主吗？”说话的时候好像根本不把那两老者看在眼里似的。

那两老者脸上也不禁微微变色。

那汉子一见是她不由暗道：“这两个老头也太倒霉了，今天竟碰到这个主。”一听她问话，急忙答道：“回禀戴姑娘，这正是龙蛇帮的周堂主与薛堂主。”

那少女哼了一声道：“徐叔叔也太多事了，龙蛇帮既然来人，妄想扩张势力，把他们赶走就是了，何必小题大作，邀他们到西湖干吗？”言下对那老者甚是看不起。

那两老者虽不知对方是何来头，但听那汉子称他戴姑娘，猜想大概是五岳朝元戴南星的女儿，又见那少女对自己太是轻视，不由怒极，左边一个仰天大笑道：“我占月枪周舒闯荡江湖三十余载无人敢对我如此轻视……”

说到这里那姑娘冷笑一声道：“今日你才听到对不对？”

右边一个老人一直没开口，这时站起对周舒道：“这小丫头真是讨厌，赶她走罢。”言中对那少女根本就不放在眼中，其中也有说给那少女听的意思。

那少女一听，鼻中哼了一声，身形微动向右边那老者扑去，二指一并直点他右肩“天门穴”，出手又准又疾。

柳瑜坐在一旁，自那少女来后就看着，一见双方已开始动武，心中想到自己虽然学艺十五载，但真正看人打斗却没有过，今天不妨观摩一下。

那老者一发声就已想到后果，一见那少女进招，身形一晃，反手拍那少女的“脊心穴”，那少女第一招不过是试招，见他让过，并发招还击，身形一反，刚好让过一掌，手脚并出连攻那老者五招。

那老者先机被占，迫得易攻为守，连连退出三步，心中大怒，跟着就还攻六招，连攻她六大穴道。

店小二站在一旁惊得不能出声，不知如何是好。

那少女一占便宜心中高兴，看他出手还击，轻笑一声，横身切入，左掌切向他右臂，右手直向他脚前按下，一招两式攻的都是要害。

那老者想至少也把她逼退几步，也好挽回一些颜面，却想不到她反而进逼，掌风已至胸前，无奈，只好身形暴退，退出店门。

那店小二不由暗念一声“阿弥陀佛”。

正在这时候门外又奔来两匹马，前面一匹坐着一个老者白须白发，身穿蓝袍，还没有等马停就跳下马来，高叫道：“大家住手！”接着向那老者道：“刚才的是敝帮帮主女儿，戴馨姑娘，如有冒犯尚请多多包涵。”

这时那叫戴馨姑娘也已出来，说道：“徐叔叔，干吗对他这么客气，凭他那点武功也想出来丢人现眼，赶他们回去就是了。”

那老者气得哼了一声道：“在下薛潘与师兄周舒奉帮主之命来江南找贵帮帮主有事相商，想不到贵帮竟如此接待客人，真是让人齿冷。”

那被戴馨姑娘称为徐叔叔的微笑一下答道：“在下徐崇，这次与贵帮屡次相遇，薛兄与周兄位居龙蛇帮堂主之职，这次亲自出马，化装而来，还说找敝帮帮主有事相商，这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在下也没什么要求，只希望薛周二兄能即日北返，以免在下为难，这

样双方都好，不知薛兄意下如何？”

那薛潘心中暗自估计，不一定敌得过徐崇，而且戴馨出招怪异，凭自己兄弟之力想要硬来，那是梦想，而且在敌人势力范围之内，自己行藏已被识破，只好道：“徐兄既然一定不肯见谅，愚兄弟好北返归报敝帮帮主定夺，今日就此别过。”

说到这里看了一下戴馨道：“今日之事愚兄弟日后也必将作了断，愚兄弟就此告辞了。”说完就和周舒一起离去。

柳瑜看到这里暗想道：“原来江湖上的事就是这么一回事。”低声叹了一口气之后，便结账出店。

走到门口那叫戴馨的姑娘叫了一声：“慢走！你这小卒也想溜，可没有这么容易，至少也要留点记号才行。”

柳瑜不禁止步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看他虽然打扮普通，但仍掩不住一股清秀之气，而且一触他眼光不由自主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好似只要碰到他的眼光就会使人对他消除敌意，不由将眼光低下。

只见柳瑜答道：“在下并非什么龙蛇帮中人，请姑娘不要错认。”

戴馨哼了一声道：“还说不是，你包袱里背的是什么？”

柳瑜不由低头一看，原来他那柄剑已露出来，不由呐呐道：“那是师父给我的，和龙蛇帮没有关系。”

戴馨闻言不由喜道：“原来你也是刚出道江湖的，刚才那一场打得实在不够味，你大概武功不错，你陪我打一场好吗？”

徐崇在旁边听到了不由皱了皱眉头道：“好侄女，你父亲还要你到天山去接你表妹，而且别人也不一定有空陪你。”

柳瑜一听，到天山去接表妹不由一惊，暗道：“难道她表妹是天山三女的弟子吗？”如果这样也许可从她身上化解一二。

戴馨在旁早就叫道：“徐叔叔，你老要扫人家的兴，刚才我和龙蛇帮那两个人打得好好的，你一来就叫你给拆散了，现在你又怎么

知道人家没有空？至于接表妹时间还多着，又不急在这一时。”

说着转身向柳瑜道：“这是我徐叔叔，紫金笛徐崇，他样样都好，就是爱管我，走！我们到徐叔叔家去，你陪我打一场好吗？”

说着就从随人手里接过一匹马将马缰交给柳瑜说了声走，自己就上马走了。

徐崇摇了摇头道：“敝侄女骄宠过甚，小侠不要见笑。”

柳瑜第一次被人称为小侠觉得浑身不舒服，忙答道：“在下柳瑜，今日才奉师命出道，技艺浅薄，往后尚须老前辈提携，小侠二字愧不敢当。”

徐崇暗道：“这少年真是诚朴。”说着就两人上马而行。

不一会就到了一个大宅园，戴馨已在门口叫道：“你们两个怎么这么慢，我来了已经好久了。”

说着等他们一下马就要柳瑜到后园去比武。

柳瑜无奈只好跟去，到了后园向戴馨说道：“在下武功疏浅，尚请戴姑娘手下留情。”戴馨撇了撇嘴道：“你这个人怎么了，叫你比武就比武，啰嗦什么？”

柳瑜放下包袱抽出了宝剑也跟着下了场子，这时四面已围上了徐崇府中下人。

戴馨见柳瑜下了场子，口中娇叱一声：“看剑。”剑尖已点向柳瑜眉心。

柳瑜心中一转已打好主意，知戴馨不过拿自己试手，显显她的武功，当下身形转开向左躲去。

戴馨这一招也不过是虚招，看他向左一躲，剑身一晃剑如匹练，化为“赤电绕枢”向柳瑜头颈圈去。

柳瑜微微一笑，将剑斜举一招“电光穿壁”，轻轻就把她招式化去，要知柳瑜以现在的武功敌十个戴馨都没问题，但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不愿意这样做罢了。

戴馨一见柳瑜动也不动就把一招化去，心中一气，闪电般地就